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二)

——从《忆秦娥》看词的“比兴寄托”

叶嘉莹讲诗词

从“乐游原上望昭陵”到“回首望长安”

上半阙从今夜的相思,说到年年的相思。下半阙说我不只是今天晚上怀念你,而是年年怀念你;我不只是春天怀念你,秋天也怀念你。从春天到秋天,“乐游原上清明节,咸阳古道音尘绝”。乐游原是长安附近一个比较高的山坡。唐朝很多诗人都写过乐游原,李商隐有一首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向晚,是天快要黑了,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就赶着一辆车登上“古原”,就是乐游原。我在乐游原上看到下下的斜阳,那么美丽。夕阳艳丽的颜色比日照空更美,只是可惜啊,现在已经接近黄昏。他写的只是黄昏的表面的景象吗?不是。

写乐游原是一个传统,李商隐同时代的诗人杜牧也写过一首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这是杜牧被贬官将离开长安时,来到乐游原写的一首诗。“清时有味是无能”,他在发牢骚,说这样一个清明的时代,最有滋味的生活就是一种无能的人的生活。无能就可以没有忧愁,得到悠闲,获得像天上飞动的孤云、山里静寂的和尚那样一种闲静的生活。“欲把一麾江海去”,古代凡是出使的人,拿一个带着穗子的杆子是“麾”,就是苏武牧羊时拿的“使节”。杜牧临走前,要登上长安附近的乐游原,远远地看一看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坟墓。我去旅行的时候也望了昭陵,我很兴奋,因为我对它很有感情,在诗里对它很熟悉。杜牧、李商隐都是晚唐时代的人,他们的诗都不是只写表面上登乐游原的故事,而是比兴寄托,他说“乐游原上望昭陵”和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都有衰亡的感慨和悲哀的联想。

我曾经谈到过,词有一个特色,就是容易引起读者象喻的联想,从表面的第一层意思

以外,可以联想扩展它的意思。诗和词这种美文,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种感动和触发的力量,它有一种生生不已的生命。

诗跟词需要一种感动和触发,诗人只是把自己受感动的情景表现在你的眼前。杜牧在乐游原上看到唐太宗的昭陵,是什么样的感情?他只是说“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他关心朝廷,关心国家,所以离开的时候,就忍不住回头看一看昭陵,表示他对国家朝廷的关心。

中国诗词之所以难讲,就是因为诗词里有几千年的传统。中国文化之美好之丰富是因为有悠久的传统。怎么保持好的一方面,避免坏的一方面,这是最应该反省的问题。杜牧说“乐游原上望昭陵”表示对朝廷国家的一种怀念。杜甫曾说过,“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这是杜甫最后一次被贬官,在离开长安之前写的。他说自己不是一个有才的人,而且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哪一天再回到长安?他说,我虽然没有才,可是还不老,我来日方长,总有一天会再回到长安;或者虽然衰老,可是有才,那么以我的才干,朝廷总会叫我回来的。我既无才又衰老,哪一天能再回到朝廷?我不知道,可是我关心国家,不忍心离开。所以杜甫在临行时,停下马来,回头看一看千门(千门万户指长安城的宫殿)。

从杜牧要离开长安到乐游原看昭陵,到杜甫要离开长安回看长安的宫殿,可以再追溯到更早的诗人——三国时代的王粲。“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王粲写这两句诗是因为三国时代董卓变乱,长安经过很多次战乱,已经是一片残破了,所以当王粲要离开长安的时候是“南登灞陵岸”,而不是说“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登上长安南边灞水的河岸,回头看一看他关心的朝廷所在的长安。

词人灞陵伤别本来可以指个人的离别,

词既然灞陵跟长安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当他说到“乐游原上清明节”,他所写的这一份凄凉的感觉就像王粲的“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已经在个人的感受之中加入了历史的联想和感慨。有多少人曾经登上乐游原,曾经感慨过唐朝的盛衰兴亡,这就是杜牧说的“乐游原上望昭陵”。

咸阳古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长安是西汉跟唐朝的都城所在地,咸阳是秦朝的都城所在,两地距离非常近,所以说到长安的时候,常常也会写到咸阳。长安和咸阳之间有一条古老的道路,就是咸阳古道。如果以我个人的理解说,我所怀念的那个人,他离开了长安,从咸阳的路上走了以后就再无音信,是“咸阳古道音尘绝”。“音”是信息、声音,就是他的消息;那时候没有柏油路,走过的都是尘土,是黄土,所以“尘”代表人的踪迹。这个人消息也没有,足迹也没有,就是“咸阳古道音尘绝”。

上半阙词是“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现在他从春天的相思怀念,写到乐游原上的清明节。到秋天这个人还没回来,而且没有音信,只有我登上乐游原面对这样凄凉的秋天。从春到秋,一首词里面写了春天,也写了秋天。如果我们推远这种传统、这种写法的话,宋代词人周邦彦,别号清真,他就这样写过。“当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春天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约会,是“相候”,有的时候你等我,有的时候我等你,相候在那红色栏杆的桥边。栏杆是红色的,是春天的,是美好的,颜色是鲜明的。可是今天我怀念你的时候,“今日独寻黄叶路”。黄叶是凄凉的,是秋天的。你走的时候还是春天,还有杨柳,所以每当春天看到杨柳,我就想到和你离别的那一天,但是到了秋天这样凄凉的季节,信息和踪迹都断绝了,所以说“咸阳古道音尘绝”。

咸阳古道有一个联想,唐朝诗人李贺曾经写过《金铜仙人辞汉歌》,写的是在汉代的时候,宫殿里用铜——铜是金色的,所以说是金铜——建了一个金铜仙人,它有一只手向天上举起来,手里托着承露盘,是接露水的。从前汉武帝迷信神仙,他用金铜仙人的盘子接天上的露水,混合一些东西吞服下去,认为可以长生。《金铜仙人辞汉歌》说是汉朝灭亡了,曹魏的人就把金铜仙人从长安的宫城里迁移走了。李贺感慨这件事,所以就写了一首《金铜仙人辞汉歌》。他说假如这个金铜仙人真的有知觉有感情的话,当它被从汉朝的宫殿移走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悲哀感慨的,所以李贺在这首诗里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个“客”就是金铜仙人,当它被从咸阳古道上拉走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兰草都凋零了。当朝代兴衰更替,不但金铜仙人会悲哀,假若上天有知觉,像人类一样是有感情的,也会衰老的。因此,咸阳古道也有一种朝代盛衰兴亡的感觉。

所以说这首词,你可以从表面的一层意思说是个人的情感,真的有这样一对男女,男子所怀念的人从咸阳道上走了。他站在乐游原上,面对凄凉的秋天,还遥望着咸阳古道,他所怀念的那个人信息和踪迹都断绝了。他在“音尘绝”之后再重复了“音尘绝”。在诗词里面,有的时候会故意用重复的字。只用一个“音尘绝”,感情传达得还不够,说两个“音尘绝”那就是让人心死。我眼前所看到的是什么?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所以这首词实在是非常有历史感的。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高唐夜雨

诗雨

春天 为了等你来

傅绍惠

为了等你来
我用柔嫩的手指
剥开那一层层冷冽的寒冰
故乡大大小小的农田
它们的肚子是一面小鼓
在黄昏时刻
无形的鼓锤紧奏而密集
山野叹气似的沸腾
你抚慰我的肩膀轻柔如风

为了等你来
油菜花儿不再珍特
它的花房肿胀
蜜蜂驾着它金色的马车
即将启程
玫瑰已吐出新芽
百合也慢慢悠悠地醒来
再一次为你
我要穿上大红色的嫁衣

为了等你来
我的双脚追赶着昼夜
也许 整个白日
我们乐于坐在一枝枯木上
尽管它不再吐露芳华
或者 在那里
暴风山脚下的小水潭边
无需四目相对
也会令人惊奇地感到亲密



神女峰



《迎春》

卢先庆 / 摄

冬月,大雪纷飞。纷飞的大雪将小镇隐藏在漫天迷雾之中。天地相连,远山朦胧,小镇静谧。小镇静谧,只有雪打在屋顶的沙沙声。

粮站管供应的张姐在饮食店门口大声喊道:“李家凤,你准备好哦,明天开始打豆腐了。”母亲回应道:“要得,张同志,快进来烤火。”我下午就来洗打豆腐的用具,泡黄豆。”清晨,母亲掌着煤油灯将我叫醒:“小妹……小妹,你等一会儿起来帮到推豆腐哦。”我只嗯了一声又沉沉睡去。

“小妹……小妹,快起来,锅里等到了。”母亲在房屋(卧室)门口急急匆匆唤我。我极不情愿地摸黑起身,厚厚的积雪将亮瓦遮盖,屋里没有一点光亮。推开斑驳的木门,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不自觉打了一个寒颤。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不知在夜半的什么时候已经停止。被雪覆盖的房顶,树木,大地闪着耀眼的白光,空气清新清甜,世界干净得仿佛从未去过尘世。

饮食店的大门敞开着,雪风直往屋里灌,姐一个人在推磨。母亲隐在热气腾腾的灶台后面加柴,锅里的豆浆在柴火的炊煮下正沸腾翻滚。看见我进来,母亲大声喊道:“小妹,快帮你姐姐推黄豆,我锅里的豆浆要出锅了。”于是,我接过“磨拐子”推了起来,大姐添黄豆,两个人配合就快了很多。

母亲将锅里煮好的豆浆舀入大木盆凉着,锅里结有厚厚的豆浆锅巴,她用力铲几块递给我说:“小妹,吃几块锅巴就不冷了。”我

停手推磨,拿着还有点烫手的豆浆锅巴吃着。姐不爱吃,说有烧糊的豆浆味,没有饭锅巴好吃,我也不爱吃。母亲说:“小妹,吃点,热和些。”

下雪的清晨,寒气从脚底直往上冒,推磨时,脚长时间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不一会儿,脚就冻僵,手也不听使唤,整个人冷得直发抖。母亲找来一根“芝麻杆”绳子系在我的腰上,还边系边开玩笑说:“腰杆里系根绳,只当穿一层。”绳子,是高山居民冬天的御寒神器,几乎每个人都会系上一根。她将灶堂里的“子母灰”(带着火星的柴灰)撮一些放在我的布鞋下面,很快,身子就温暖了许多。

墙角的铸铁碾槽散发着岁月的光亮,母亲将敲碎的石膏放碾槽里碾细,倒入搪瓷盆里加冷水搅匀沉淀,滤出石膏清液,用木瓢点进豆浆中。“小妹,点豆浆的时候不要乱搅,用瓢冲两到三下就可以了,不然豆花会散。”母亲边点石膏边教导我。“我才不学打豆腐,太苦了。”我不屑地回道。是的,因为记忆中打豆腐实在是太苦,所以,至今我也没有学会打豆腐。

盆里的豆浆在石膏的作用下,不一会儿就凝固成了豆花。母亲快速地将豆腐上架,将包袱折叠平整以免豆腐变形,盖上木盖,搬一

个大石头压在木盖上。“膏子水”哗啦啦流入下面的大木盆里,母亲舀一碗金黄透亮的“膏子水”递给我说:“小妹,喝一碗膏子水力气,还润肠不上火。”膏子水不难喝,有一股淡淡的豆香与石膏的混合香味,也是母亲手里的“神药”之一,家里小孩哪个肚子不舒服,上火结燥,喝几碗膏子水就好了。

打豆腐剩下的豆渣有满满一桶,母亲将豆渣舀入木甑里蒸熟,拍成豆渣饼,放在竹篮子上发酵成霉豆渣,然后拿来煮成霉豆渣香青菜汤。豆渣经发酵后产生大量的氨基酸,与香青菜的清香完美融合,是鲜到极致的天然味道,更是终生难忘的味觉记忆。

“小妹,把灶里的烧洋芋刨出来吃,再加一根柴,我好煎豆渣,等你姐姐把苞谷饭蒸好了就给你们炒豆渣饭吃。”母亲边说边端来一盆留下来的豆渣放灶台上。舀几瓢清水洗锅,锅干后放一小砣腊猪油煎锅,然后将豆渣铺在锅里慢慢烘干,嘱咐我不要加火,免得把豆渣煎糊了,转身又去忙别的了。

我在灶门口边烤火边吃着焦香的烤洋芋,看着母亲在豆腐坊里忙碌的身影。她像一个古代的战斗士,左冲又突,步伐有条不紊,坚定有力。又似大巫踏在上古的神秘罡步,也许得到了上天赐予她永不疲倦的超能力,才有

春

向永蓉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于我而言虽已轮回近50载,但确切的说,我从来没有深入的思考过关于“春”这个词。

春,说文解字上说,春者,从“日”从“屯”。日,便是指太阳,很好理解。从屯,就有讲究的。屯,象形字,古文上向像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芽。所以,春的意思就是,太阳照在刚刚破土而出的新芽种子上面,给它温暖,给它呵护和鼓励。放而远之,春,可是个抽象而又具象的词,可包罗万象。种子发芽,即为春,可代表新生命的开启,一个季节一年光景;也可象征万事的生机机遇,男女的恩爱情怀等。故此,春,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与激情的时节,也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机遇的光景。时不我待,难怪古人早就给我们写下了千古警言:“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里,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春水初涨,万物复苏,如诗如画,的确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季节。蜷缩了一个寒冬的人们可以走进恣意的春光里,放开手脚舒展筋骨,活络气血,可以到大自然中尽情放飞自我……一切都欣欣然,一切都美好如初。想到这儿,突然觉得春天是一个伟大的季节,她不只是像朱自清笔下的小姑娘和小伙子,更像是一位温柔博大的母亲,她用怀抱包容一切,经过一番孕育之后,又吐纳一切美好生命。

中华大地,农耕民族,自古传檄先人生产生活经验,自然懂得春耕春种的重大意义。今年春节,我在老家看见好多乡亲在三天新年刚过,就拿起锄头担起扁担下地赶农活了。他们说,趁着天好,忙完了农田的活儿,要出门打工去。也许,他们并不能确切地说出“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但是他们懂得了过日子精打细算早做安排的道理。看着他们在阳光下劳作的身影,说实话,相对于欣赏春暖花开的美丽场景,我更愿意为一些趁着农时忙碌着的背影点赞,他们更有一种深沉而平凡的力量感染着我深藏于内心的农民情节。

春天之于四季的伟大使命,体现在千千万万朴素农民耕种的田园里,承载在草木根发芽里,绽放在枝头含苞待放的花朵朵儿里。而春天之于我们的人生,又该如何呢?

我以为,人的一生,不同的年岁应该有各自不同的美好。就如同一年四季,各有各的风景。

从婴幼儿时期到少年,属于人生初春的萌芽,我们像花儿快乐地绽放,像鸟儿自由地飞翔;到了青春时期,本该是人生最绚丽的春天里,可是好多时候有人只顾得冲破父母为我们圈起的安全庇护网,忙于青春的叛逆,迷恋着游戏,迷恋着网吧,迷恋着早恋……竟然总有人忘记了体味人生的重大意义。往往等我们回过神来时,早已不知不觉步入了中年,更多只有喟然叹息。人到老年,回首人生过往,好多人生道理昭然若是,才明白杨绛先生的一段话很是道理:“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春天,始于四季之首,人生之初,蕴含着诸多哲学与道说,我们应该随时拥有为理想而奋斗的旺盛活力与斗志,有为了生活美好的热情与梦想,有积极阳光的内心风景,有杨绛先生所说的淡定与从容。

时值初春又来,相对于一日之春,或是一年之春,或是一生之春,我们是否已经做好规划,整理好行囊,为梦想而随时出发呢?

如此不知劳累的身体。她刚放下舀豆渣的水瓢,又赶紧走到豆腐架子旁,麻利地打开豆腐架,撤去外框,掀开包袱,水嫩的豆腐还冒着热气,诱人食欲。母亲拍拍豆腐的老嫩,露出满意的笑容,将一板板豆腐端上案板,等待居民前来购买。

天已大亮,饮食店其他的工人才陆续来上班。几个买豆腐的小孩拿着小盆站在门口冻得直发抖,嘴里哈着热气说:“李娘,帮我称一块豆腐。”正在收拾的母亲笑嘻嘻走过来,用刀切一块豆腐称好递过去说:“狗娃子,好生拿到,两斤豆腐,两张豆腐票,一角四分。”豆腐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食物紧缺,粮站给非农业户口按人头发放的供应票,豆腐要凭票才能买得到。母亲每年冬天帮粮站打供应豆腐,可以得到很少的补助,但上世纪的人们只要有一份工作,哪怕是体力劳动,也觉得很荣幸,从不计较得失。

临近中午,炕在锅里的豆渣飘出很香的香味。母亲舀一盆蒸好的苞谷饭,加腊猪油和豆渣一起炒匀,撒点盐继续在锅里炕出干香油润的锅巴就可以吃了。炕好的豆渣饭色泽金黄,回味香醇,佐以泡菜和豆瓣酱,是记忆中十分美好的味道,至今难忘。



宁河峡韵